

六尺巷的窄与宽

◎ 张 曼

责编高璟推荐语：六尺巷里的故事似古琴拨出的曲调，婉转而清越。作者用精致传神的语言将一对“各色”的母女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正如作者所言，“总有那么多逢时的生辰和错过去的八字搅乱谁和谁的命数”。曲终人散，余音却还留在巷子尽头。

1

宝络穿着素绒绉的琵琶襟旗袍，敞着领口的两颗盘扣。

惆怅了一夜的黑猫灰溜溜地踩过谁家的屋檐。是行将落英缤纷的日子，这巷子却把天日裁剪得只剩六尺宽窄，那些边边角角的琐碎光年倏地一下就被烤进油酥饼的面层中，流进写有“污”字的井盖里，落在破了角的肮脏琉璃上。

宝络的小跟鞋嗒嗒地敲在六尺巷的石砖上，一声是一声，让人心烦意乱，也让人春心荡漾。就连那老猫也彳亍了步子。不知是申时还是酉时的太阳，也不知是民国还是帝都的调子，她就这样理直气壮地闯了进来，带着她的古琴和一个半大的娃娃。

宝络领口的那两颗盘扣一颤一颤地搔着她的下颌，时不时也沾了些温热的脂粉。两片半圆的袖子紧紧包住她圆润的肩头，右胳膊大臂上清晰可见一枚雪青色的梅花胎记。藏青色的木环棉布手袋随意地挎在腕上。宝络突然停下脚步，清脆的笃笃声戛然而止，那感觉就像

是听戏正浓时，“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突然游园惊梦碎，意兴阑珊。叫人好生难过。她微微一跺脚，两臂交叉在胸前，歪着头转过身去嚷着：“可以保证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吗？为什么总摆出一副讨饭鬼的倒霉样子。”说完，走到阿南跟前，弓下腰，盯着她黑洞洞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听着，丫头，我有多厌恶你，你心里清楚，但我要我们看起来是搭调的，你明白！”

阿南是宝络自己的女儿，一个阴阴的晦气孩子，总喜欢凹着那双眼看人，带着挑剔和嫌弃的意味。脚上那双四季不变的蓝边回力鞋让她看起来像是个可靠的回收者，至少她囤积了不少宝络无端的、莫名的、或者事出有因的咒骂和关怀。阿南已然是一个拥有记仇能力的伶俐丫头了，她总是悄悄的，悄悄地跟着宝络，替她背沉沉的古琴，替她收拾那些残存下来的或钦羡或鄙夷的目光。

宝络微微仰头，眯着眼感受了一下阳光的强度，从布手袋里摸出一副太阳镜，眼镜腿上嵌着几颗劣质的水钻。她抬手，眼镜便妥妥地架在鼻梁上。在这个似乎没有感官和色彩的纵深回廊里，这两个各色的女人和她们各色的木环

手袋、小跟皮鞋、太阳眼镜、蓝边回力鞋、罩着的古琴还有遗留一路的甜腥气，让六尺巷的这个暮春看起来惶惶不安。玉兰开到酴醾的花蒂一头栽在路堙边，宝络刚好错过，而阿南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惊了一下。走过转角的理发馆，一棵有了年代的银杏树遮荫着一个小院，两只模糊了眉眼的石狮子象征性地蹲在门两侧。宝络摘下墨镜饶有兴趣地观察房檐上的木头和那些隐约可见的壁画，一支眼镜腿抵在门牙上，她刚要抬脚跨过门槛，听到：“东屋有一木老汉，吃我的饭，打我的锅，把我吓得钻鸡窝，鸡下蛋，我出气，鸡拉胡胡子，我唱戏……”宝络向后仰仰身子，看见一个枯槁的中年男人在树下正襟危坐，戴着一副漆黑漆黑的墨镜，身旁倚着一只藤杖，面前一块塑料布上摆满了大小不一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纪念章，还有些零零碎碎的旧书和玉镯之类的。虽都是些大红大绿的物件，却怎么看都觉得灰蒙蒙的。

阿南还在心中对比着宝络身后的卷发和理发馆门口贴的美女图的大波浪哪个更美，当她看到树下的那个瞎子，尤其是摊上花花绿绿的东西时，阿南急急地走过去，看了一眼宝络，见她正欣赏那扇破门，便卸下古琴，蹲下身，把琴摊放在腿上，抻着脖子一个个地看那些小书和小金属片……偶尔露出疑惑的表情，断断续续念着一排不知从左念起还是从右读的书名：“志…国…国海…嗯，志图…”又用手拨弄一下红手绢里的玉镯子。瞎子笑着又念叨起来：“小小人儿，剥桃仁儿，吃了桃仁儿长脑仁儿，长了脑仁儿看戏人儿，看到心里不落忍儿……”

“阿南，进来。”宝络那拽拽的声音从院里传来。阿南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压住塑料布被风吹起的一角，抱着琴，歪着脑袋颠儿颠儿地进了小院。

小院里静静的，有四间房，只有东屋那间房门口坐着一个老头。他赤脚踩着一双黑布鞋，已经被他的大脚骨顶得走了样，脏兮兮的无领汗衫上还挂着一粒黄色的饭粒子，脖颈上的皮肤像是小和尚读经时烦乱的思绪，层层叠叠，藏匿了多少事与愿违的无可奈何。这孤老头子盯着前面的水龙头，滴一滴水便眨一下眼，在和谁

较着劲。

宝络像个巫女一样缓缓在三间屋子门口徘徊，似乎在嗅房间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对面的屋角刚好遮住午后45°的太阳高度角，地上蒙蒙地生了一层青苔，这让宝络的小跟鞋踩出了哀怨的调子。走到南屋，宝络看到这间位于角落的小厢房在窗口下面有一截木梯，是通往西厢房屋顶的，只是长时间没人走踏，一部分已经被银杏树的枝杈掩盖。

“琴，放进去吧，找个干净的地儿。”

阿南走进屋子，抱着琴站在小窗前，兴奋地看着这架神奇的小梯子，想象着它会通向怎样一个没有重量没有挣扎没有选择的地方。

六尺巷的围墙的某个转角依旧贴满了各种疏通、办证的广告，他们一个叠一个，不懂规矩。但在十七号小院的南屋，这里挂起了透明的水晶珠帘，门口还添了一块道奇蓝的小毯子。

宝络弹着《汉宫秋月》，总有那么一两个音露出了谁的烦躁。

2

阿南在水池边冲搪瓷盆，抬眼就望见东屋老头的房间，她只看见了玻璃窗上自己被拉成葫芦形状的脸和窗棂上安玻璃时残留一圈的腻子。

“去把广告贴了，贴得稍高一点，和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错开。”宝络背对着门站在床前，水墨印渍的素色无袖旗袍穿了一半，搭在膀上，她正背着手勾内衣的扣，及腰的长发被撇到一侧，露出脖颈上的脊骨。阿南一身灰暗地拎着搪瓷盆湿嗒嗒地站在门外，裤脚被踩在蓝边的回力鞋下，洒湿了一片。和母亲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她只知道母亲很美，知道那种美是和暮春时跌落的玉兰，雨天被踩碎的蜗牛壳，少女咬破嘴唇留下的血痕，断线的水晶珠帘有相同的气质。但她永远忘不了，在自己十三岁生命的某个清晨，阳光穿过自己的身体，斑驳地洒在母亲背上，母亲那对蝴蝶骨在皮肤下涌动的柔美样子。她甚至听不见宝络说什么，只记得母亲侧过脸时，轮廓朦胧的画面，似乎有一层细

细的绒毛盖在她皮肤上，即使她说尖酸刻薄的话，即使她不管不顾地破口大骂，都显得那么温柔。

“你听见没有，我在和谁讲话啊，你在干什么。”宝络已经穿好衣服，转过身来，用手拨了拨领口敞着的两颗盘扣，表情有些惊讶。她虽从不指望妞能主动和她对话或是积极地回应她提出的要求，但宝络还是可以判断妞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听懂，能准确判断出她的情绪，但这次，她看着门口愣愣的妞竟有些慌乱了。

阿南看着宝络渐渐变大的身影，回过神来，把搪瓷盆归置到角落，拿起窗台上的一小摞广告纸默不作声地出门，走过水池时，提起那一小桶乳胶。

还是那窄窄一溜的天际，看着让人心慌慌，仿佛那些失重的风一吹过这里就摔死在瓦砾上，从此不再游走。

阿南走到门口时看到东屋的老头坐在石狮子旁，和那个摆摊的瞎男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有什么关系呢，光是坐坐也好，也好。”

“等吧，等吧，把这当个事儿做也还是有盼头的。”

“……”

“今年入春晚，可这会儿又热得这么急。”

“走的那年，也是这样。”

阿南谁都不理会地顺着围墙走，迎面吹来的风不由得让她低下头。风把衬衫吹向后面，她看见自己胸前两个小花苞似的凸起，想到了母亲淡青色的无袖旗袍……

六尺巷的转角是迷人的，刚刚还延续一路的油酥饼香味在下一个转角瞬间就消失了，没有过渡也不会让你失望，因为，下一段路你或许会听见小学生齐唱少先队队歌，带你回望从前。或许，有一双眼睛每天定时定点为你的出现而一眨一眨。再或许，你会期待看到哪面墙上是不是又添了什么小心眼儿的故事，诸如“秦穆然喜欢何美嘉”“刘梦迪是大傻蛋”“袁可第一”之类。

阿南走了两个转角，记住了一个胳膊上戴

着黑纱的叔叔路过下棋摊时惆怅地看了一眼。一个穿校服的漂亮姐姐手机上挂着一个可爱的趴趴熊。她最后停在那面还算利索的墙面前，寻一个满意的位置。她用小刷子一遍一遍涂满广告纸，很认真地把纸的四个角都刷上胶，随后她怯怯地捏着边抻直胳膊，踮起脚尖，贴在墙上，盖住了三分之一的房屋租赁告示和二分之二的不知是干什么的电话号码。阿南的脸上露出沮丧的表情，只见广告上宝络的字迹氤氲成蓝蓝的一片，还皱皱的，看不清写着什么。她想撕下来重贴一张，犹豫了一下，接着在下一张纸上简单刷两下，就干脆地盖在上面。

六弦琴家教

本人有多年古琴教学经历，曾任教于江城市艺校。现有意招收古琴爱好者，年龄、程度均不限，本处可提供琴。学费面议。

联系人：岳女士

地址：六尺巷 17 号院南屋

最后一张，阿南想贴得高一点，使劲往上够，踮着脚站不稳，险些踢翻装着乳胶的小桶。正当她灰头土脸地叹气时，一双手从后面顺着她用力的方向，帮她贴好了。阿南似乎还来不及放下手臂就急着转身。邵阳刚理过的短发还飘着洗发水的香味，下颌上绒绒的胡子就着酸酸的乳胶味儿瘙痒了阿南关于初夏的记忆。

“六弦琴，嗯。”邵阳只是冲这个被太阳晃着眼的姑娘简单一笑，便专心看广告上的内容。在众多仿宋、黑体这样的印刷字体中，这张广告上那些一本正经的手写字孤独又倔强。邵阳挪了挪背包带，走向小巷深处。阿南一如从前，凹着眼睛看眼前这个小伙子默念广告纸上的内容，然后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莫名的怜惜。阿南站在原地，看着他直走、转弯。她拎起小桶向后退几步，看着宝络的字迹，又看看挤在周围的那些广告，她猛地跳起来，扯下那张刚刚贴的广告，揉成团丢在路边。她原路返回，桶里的小刷子一晃一晃地发出铛铛的响声，像是阿南前行的战鼓。

阿南回到十七号小院，远远就听到宝络的琴音。瞎子正摸索着准备收摊，东屋老头斜着肩一步步走来，手拎的塑料袋里有四个油酥饼。

“两个。”

“好，我记着。”

说着，老头从袋子里捏出两个，把剩下的连同袋子递给瞎子。

阿南揉揉鼻子，跨进门槛。宝络正光脚踩着藤椅翻顶柜上的书籍，她踮起脚时，露出红红一片印在脚掌上交错的藤条格子图案。阿南从头到脚打量着这个努力的女人，想到，刚刚自己是不是也这副笨样子，但不得不承认，这样子很可爱。阿南看到窗下木桌上，宝络的绿绮古琴上压着几本书，都是些她早已烂熟于心的句子：“海艺不在于声，其意蕴萧然，得于声外。”“振衣尘渣际，褰裳步浊波。愿为山泽结，刚柔顺以和……”

3

瞎子坐在树阴下喝了一口茶。

“春三年，冬三年，夏满芒夏暑相连。春一过，冬不惑，秋处立秋寒霜落。妻背叛，儿离散，闭眼不看尘世乱。银杏下，瓦屋旁，端坐与尔话家常。”

东屋老头倚在石狮旁偏着头掏耳朵。院子里，阿南坐在通往东屋的回廊里，背《滕王阁序》“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宝络隔着珠帘看阿南的侧影，看她随意却很规矩的坐姿，来回翻着那本旧书却不曾看一眼，但从她的嘴形可以看出，那些生涩的句子早已玩绕在她舌尖唇边。阿南只上到小学五年级便不再去学校了。在宝络眼里，似乎每一天都是值得做点什么虔诚事的日子，所以，每逢初一十五，她会和阿南一起研磨展纸，抄写《金刚经》，逢节气、变天、换季便让妞选一篇古文背来应景。偶尔也找来一些针砭时弊的檄文让阿南读给她听。宝络心情好时也会教阿南易经，算上几卦，却从不叫她碰琴。

阿南知道宝络正看着自己，像任何一个女

儿的母亲一样，欣赏艺术品似的看着自己，虽然宝络从不给阿南置办那些看起来水水美美的衣裙，也不曾给她梳小女孩俏皮的辫子，只是任凭那些头发疯长，偶尔看到散落在阿南眼眉上的碎发，便厉声斥责“把它给我抿上去。”亦或是不知什么时候就狠狠在阿南晃动的腿上踢一脚，再不就是鄙夷地瞪着她张着嘴喘气的样子……

宝络每日早起，梳洗打扮，像个等待出游的孩子一样，她摘下手腕上洋紫色的落樱珠子，放进小盒子，俯身撩起床帏，把小跟鞋推进床下，垂下的藕荷色床单刚好盖住它们。宝络褪下那双透明带交织的塑料拖鞋，用脚尖把它们拨拉妥帖，随后踩了一双浅珊瑚色的缎面浅口鞋，露出脚背上根根分明的跖骨。

宝络轻轻念着：“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一只手随意地拨着琴弦。

“您好，岳老师吧？”一个打扮体面的女人出现在门口，身后站着一个辫子扎在脑顶上的长睫毛小姑娘。

“你好，学琴是吧。”

“你这小院还挺难找啊，可让我带着她七拐八拐的。”

“是吗，走几次就熟了。孩子以前学过没有？”

“没，倒是学过几回钢琴。”那女人四下看看，把女儿打发出去，压低声音说：“我也没指望她能学多好，你也不用从头教，简单教几首曲子就行，就是让她背下来弹也成。”

“不是，您要是不诚心学，也别跟我这儿浪费时间……”

“老师，我这么跟你说吧，咱们都是女人，也能体谅，我命不好，把男人克死了，又带着个孩子，好不容易再嫁，这个人喜欢二胡呀，古筝什么的，你说我能留住他多久呀，为了孩子以后能靠住他，讨他个高兴也好，你说是不是。”

宝络靠着门框，一只手抱着另一只胳膊，用脚尖踢着门槛上翘起的木刺。阿南合上书，坐正身子看着这一对母女。那小女孩和自己年纪相仿，正是习惯性地把对方当成假想敌的年龄。

这女孩精瘦，发际线很高，辫子又扎得很紧，把两只大眼睛的眼角揪得扬起一个角度。一件黑色泡泡袖娃娃裙，赤脚穿一双丁字皮鞋。站在水池旁瞪着阿南，偶尔挠一挠胳膊上的蚊子包。阿南低头把弄卷的书页一一展平，她不用看就知道那女孩挑衅的目光里充斥着想和自己较量一番的欲望，阿南冷冷的，不急不躁，就是不去迎那蠢蠢欲动的眼神。

“可欣，崔可欣，来，过来。”女孩拽拽地甩一下脑顶的马尾，转身跑开了。阿南翻起眼皮，贪婪地将眼睛定位在那女孩身上，看她翩飞起的裙角，砸在地板上的小皮鞋和那个漂亮的影子。

只见宝络假惺惺地搂着女孩的肩膀，微笑着和女人道别。

透过珠帘，阿南看到宝络和女孩并排坐着，珠子晃动的影子打在她们脸上，看起来像一幅糖水画。

“那个，是你女儿吗？你们蛮像的，眉毛都连在一起。”

宝络有些惊讶地看着身边这个孩子，回味着刚才她那句大人一样的评价。

“我先教你……”

“你什么也不用教，我不会告诉我妈的，她也会付你钱。”可欣冷漠地打断宝络。

她直直地看着宝络的眼睛，然后迅速打量着她的五官，满不在乎地拨了几下琴弦，拨得宝络心里发怵。

瞎子跟着落日一起收摊了，老头也浑身饼子味地关紧了屋门。南屋的灯还没亮，珠帘一刻不停歇地晃动着，显出一个鬼魅的影。宝络对窗伏在琴前，一手托腮，一手摩挲着琴檐上雕的小篆“绿绮”。时不时地拨一个“九徽”，钩一个“五弦”。生生把这院子染得七零八落，迷失了烟火。

这天，可欣看母亲走远，便溜出院子，蹲在瞎子的小摊前。她伸手在瞎男人眼前晃了晃，他漆黑的镜片上映出一个不懂事的大额头的小姑娘的脸。他笑了。随后可欣拾起一个磕掉角的蓝田玉印章，塞进小兜里，跑走了。

“哗哗，哗……”门口停下一辆黑色轿车，

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下来，走进小院。

“爸爸。”可欣激动地跑上前，靠在男人怀里，那样子没人会怀疑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阿南和宝络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那一刻，阿南从来没有那么渴望，渴望自己能有一个男人，脑中闪过门口神经兮兮的瞎子，东屋垂垂老矣的孤老头子，卖油酥饼家挂着鼻涕的幼童，还有那天一个不属于六尺巷的大男孩。宝络呢，又一次被搞得丢了往日不可一世的淡定和傲慢。仿佛，世间一下子前进了几代，每个人都在努力成长，只有她和阿南被隔在光年之外，浑然不知。宝络极厌恶承认自己和妞沦落为一种人——无依无靠。

“你好，可欣是跟着您学琴是吧，我也挺爱好这个的，所以，过来看看。没打扰吧”

“嗯，看看也好，我这儿虽然没什么好条件，但教个孩子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挺高兴的，看到这个院儿，这个环境能让人沉下心来，不错。能看看您的琴吗？”

宝络转身掀起珠帘，让男人进来。

他坐下来，仔细打量着。惊喜地说：“绿绮，是把好琴啊。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琴了。你知道这琴的来历么？”

“这是我师傅留给我的，只知道它非常名贵，嘱咐我保护好琴弦，因为一旦断了基本找不到合适的弦，多多少少都会走音。”

“这琴是有说道的，它本是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张琴。他们家很穷，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一次，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就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他用了很多瑰丽的辞藻，读起来气韵非凡。梁王看了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作为回赠。说起来这也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刻有铭文‘桐梓合精’。”

这晚，阿南坐在回廊里，断断续续地默背着《如玉赋》：“和田渺渺，抱荆玉兮温软；岫岩遥遥，握灵珎兮些寒。怀佩蝉以明邃，念真琦而妄言。感蓝溪以独泣，晒伯雍而随安……”

宝络一遍遍重复着《渔舟唱晚》的曲子，仿佛这一夜的上弦月都要碎在横斜的枝桠上了。

十七号院地砖上的青苔不知什么原因渐渐消失了。

宝络屋的珠帘哗哗地响起来，柜顶箱子里那套景德镇的斗彩茶具浸在水池里泛着透明的泡泡。阿南守着的那壶水煮开了，关掉火，走出去，从池子里端出那茶壶和杯盏，解开牛皮纸包，捏一两颗洛神花放进茶杯里，再投进一颗冰糖。她把开水倒进壶里，吹开腾腾的热气，加了两勺浓稠的槐花蜜，叮叮当当地搅匀。可欣抱着胳膊站在一边看阿南做这些，似乎看入迷了，也想用那个长把的金色汤匙舀一匙甜甜的蜂蜜。

宝络正握着一卷琴谱，俏皮地站在窗前，可欣的爸爸坐在琴前。

男人笑着问：“大字加一勾，中间一个五字。”

“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钩五弦。”

说完，他们都笑了。

“你要是真像宝玉一般痴傻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你面前向你炫耀我吟、揉、绰、注、撞、走、飞、推的手法。”

“看你，还真入戏了，那宝哥哥就陪你学一回古人抚琴。”

阿南端着茶具站在不远处，隔着珠帘看它们绰约的影子，听他们有趣的对话。她把托盘搁在坐台上，想起自己看红楼时，记忆深刻的情景，一段是宝黛读西厢，还有一段就是黛玉解琴书。不禁假想到黛玉说话时幽幽的样子：“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一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城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边。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和灵，与道和妙。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然后洗了

手，焚上香，方才将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儿，对着自己的当心，两手方从容抬起，这才身心俱正，还要知道轻重疾徐，卷舒自若，体态尊重方好……”阿南不觉想出了神，脑子里又闪出那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孩儿。

可欣依旧一副嚣张的模样，她不懂形制、音色，不懂衡阳雁去，不懂“美而不艳、哀而不伤、辨而不诈、温润调畅、清迥幽奇、忝韵曲折、立声孤秀。”所以，她怨，她恨。

这天，他们正对着窗子讲伯牙钟子期的故事。

宝络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

他回道：“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

阿南依旧坐在不远处的阴凉里听他们孩子似的对话，这时的宝络像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没有负担和顾虑，那些被岁月逼出来的冷漠和傲慢也渐去了锋芒。

没有谁注意到，可欣已经离开了。

不知是几日前洒在案头的槐花蜜，已经凝成硬块，偶尔吸引一只灵敏的飞虫。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停在“伯牙摔琴谢知音”。宝络像是坐公车下错站，也不知是提早还是错过，亦或是根本就是背道而驰。

可欣和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六尺巷的十七号院。南屋门前的石砖上又生起了一层绒绒的青苔。

立夏这天，下雨了，瞎子便没有来，东屋老头的日子便黯淡了好多。阿南和宝络待在一起，连续几日宝络不读书也不碰琴，总是孤孤地望着窗棂发呆。那本摊开的《小团圆》还停在“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下雨不来。”那一页上。屋外，夹在铁丝上桃粉色提花布的旗袍早被吹走了残存的清香，宝络不管，阿南亦不顾。

狭窄的小屋里，母女俩默不言语，阿南瞥了一眼无精打采的宝络便起身出门去。在门廊，她看到了一个人站在屋檐下，单肩背着一个旅行包，阿南只用了短短几秒就认出了他，没错，

是那个帮她贴广告的男孩儿。

邵阳听到脚步声，回头看，然后腼腆地说：“没别的意思，躲雨。”

阿南竟忘了自己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只轻轻点了一下头又原路返回了。她停下脚步，呼出一口气，想起他干净的表情。

“到里面来吧，这院里没什么人的，你可以在回廊里休息一下。”阿南转身探出脑袋对他说。

邵阳抬头看看房檐顺下来的雨柱，便走进小院。他擦擦落在眉角的雨滴，仔细分辨着回廊两边墙上的壁画。一列冒着烟的火车，车头前方有村落溪田，但是车尾却一片荒芜，还有一个飞上天的小孩儿……阿南看着邵阳饶有兴趣地浏览这些壁画，她把头发别到耳后，小声说着：“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描绘的场景。这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图画，不知以前住在这里的是怎样的人。”

“你，你真让人惊讶。”邵阳有些意外地对她说。

“前面还有一段是岳阳楼的记述，只可惜那楼的画只剩一半还看得清。刚进门那里画的是嫦娥奔月，再往前有黛玉葬花。嗯……”

宝络无精打采地伏在琴案上，听着雨打在木梯上、落在藤叶上、滴在搪瓷盆里的声音，她突然就想起多年前的某个傍晚，一样是泪雨滂沱的天气，她第一次听师傅弹《月儿高》，音韵里点点掺着秦腔的大气，又像是到了空山梵音、虚无缥缈的空灵境地，仿佛看到了山下人们在举行香会时的热闹场面。宝络凭着微弱的记忆，勉强拨出几个音。邵阳被这几个打湿的音符深深吸引，他仿佛听到了宝络沉淀在心底的呼喊，带着矫揉造作的掩饰和放荡不羁的自如。阿南感觉到他的异样，便默不做声了，那种准确而强烈的受挫感是她作为宝络女儿而特有的一种直觉。她更清晰地感受到那些华丽文字的无力，再怎么萦绕终究抵不上几个情绪化的音符。可是，这一次，阿南想要走出去，像个战士一样去夺去拼一回。

总有那么多逢时的生辰和错过去的八字

搅乱谁的命数，他们要怎样龃龉才爬得出这乱岗。

5

夜幕降临，雨住了。邵阳起身准备走。宝络懒懒地撩开珠帘，寻找阿南的身影。

“阿……”宝络刚叫出口，抬眼看见了准备离开的邵阳，旁边是站在阴影里的阿南。她站直，从珠帘里出来，一脸茫然地盯着阿南的脸，等着她说些什么。

“避雨的……”阿南沮丧地说。

“你好，我刚刚在这里，嗯，因为外面下雨，所以，我就，嗯，顺便在这里避一下，我这就走，这就走。”邵阳没等阿南说完就抢着解释了一番。说着就往外走。

“啊……”阿南怯怯地想说什么。

“等一下。”宝络趿着拖鞋走下小石阶。“反正都这个点儿了，平时也没什么人来这院子，你今儿来这儿避雨，那就是客人，留下来吃个饭吧。”

阿南冷冷地看着宝络那两片薄薄的、粉嫩粉嫩的唇一开一合，狠狠揪下了自己右手拇指上的一块皮而不觉疼。邵阳搔搔后脑勺，腼腆地笑了，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便很突兀地说：“刚才一直是你在弹琴吗？”

“哦，闲着无聊就随便弹一下啰。怎么，你有兴趣？”

“嗯……”

还不等邵阳说什么，宝络就神采奕奕地邀请他进屋看她的琴，“你来，来看看我的琴。”

宝络走上前，伸手请邵阳先走，他侧目看了看阿南，不知怎么就进屋了。宝络脸上带着未消散的喜悦看看阿南：“你去准备准备，再从那儿拿点钱，应该还有。”

阿南摩挲着手指上的伤口，心想着黏黏的血已经染了一片了吧。她下台阶，檐上顺下的一滴雨落进她的后脖子，直凉到心里。走进厨房，橱柜的糖罐下压着些零钱，阿南抽了几张攥在手里。

宝络踮着脚伸手够柜顶的那套茶具，把柜

子晃得直响，邵阳忙起身帮忙，他站在宝络身后，无意间，下颌刚好触到她别在脑后的蝴蝶卡，邵阳的注意力便从柜顶转移到眼前，她的头发很长，但似乎每一根头发都很细，很容易就断了。这个情景似乎曾在哪里发生过，只是这一次，邵阳真切地感受到眼下这个女人的气息。宝络似乎感觉到他微微的呼吸钻进衣领，便缩回手，挪动了一下身体。

“我去弄点茶。”

“不用了，我不喝。”

“……还是喝一点吧。”宝络一手握着壶把，一手掀起壶盖，低着头就要用胳膊肘撇开珠帘。

“那个，那个女孩儿，那是你的孩子吗？”

宝络停在门口没有做声。迈出一只脚。邵阳上前去抢先迈出脚，挡住了她的去路。

“对不起，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怎么会，对不起，我……”

“喝点茶吧。”

宝络踩着积水穿过小院，走进厨房，放下茶壶，手撑在台案上，心里有些后悔留下这个陌生男子。她小心地端着茶壶，绕过水洼，迈上矮石阶，邵阳替她撩开珠帘，接过茶壶。之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宝络立在琴前，左手压在右肘上，右手轻轻扶着琴身。

“这是两个字吗？”邵阳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嗯。”

“什么字？”

“绿绮。”

“绿绮……”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你知道么，有人给我讲，说这是梁王赠给司马相如的琴。因这琴还有一首华丽的赋。‘感蓝溪以独泣，晒伯雍而随安。’真的，和他……一样的人。”

邵阳听宝络幽幽地说着，不觉望着那从茶壶嘴里飘出的热气出了神。这个女人让人有了心甘情愿停歇和退出的冲动，但又给人极度不安全的暗示，这感觉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死死缠住了他。窗外“扑簌簌”有鸟落下又飞走，邵阳这才注意到这扇窗，从窗棂处看见外面衔接着的小木梯，缠满了蜿蜒的紫藤萝。

“好别致的一个构造，你有没有想上去看看？”

“是挺有意思的，当初选这间房也是因为这个连窗的小梯子，也想过，想上去看看，但一直也没那个闲心。”

邵阳在心里记下这个玄妙的结构。宝络看到一边的茶壶，猛地想起来还没有倒茶给他喝，忙翻过来倒扣在托盘里的茶杯，倒上茶。几根黛色的茶梗顺着流水掉进杯子里，水像是分层的血清样本，表面上浮着一层暗黄色。邵阳接过杯子，不自觉的顺着宝络纤细的手指看到她裸露的小臂，最后看到她那枚印花似的胎记。宝络见他没握好茶杯也不敢松手，邵阳正看着出奇，两人就这么僵持着。门外，东屋老头捏着一张硬纸片悄悄地走进院子，绕过水池，朝这边望了一眼，故意抖了抖手中的硬纸片，回屋去了。

这晚，他们像三个彼此熟络的朋友，安静地吃饭，不喧哗吵嚷亦不恭维客套。阿南始终不吱声，宝络沉沉的眼神似乎在告诉她不要靠近。阿南同以往一样，收拾、洗碗，看上去瘦瘦的一条，站在水池边，叮叮当当地洗刷着。邵阳本想去帮忙的，但似乎，此刻最合适舒服的做法就是呆在宝络身边，即使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都好。宝络展开一折绸扇，扇柄上拴着的芙蓉玉葫芦吊坠随着晃动，发出脆脆的响声。邵阳随着宝络移步到回廊，刚下过雨，到处都氤氲着潮湿的水汽，门廊一盏昏暗的灯让他们在墙上显出折弯的影。邵阳一手插进兜里，摸到打火机便顺手拿出来，打着，吹灭，再打着，吹灭。宝络的侧脸便在他眼中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宝络瞥见火光中墙上的壁画，“你看，这些壁画，像是有心的人精心描摹的，可又没个顺序，似乎只是想到哪出画哪出。”邵阳点着打火机靠近这些壁画。

“说到这些，你女儿倒是很厉害，她似乎都见过，像是仔细研究过。”

宝络在黑暗中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欣慰的笑。她看见屋里窗帘后映出妞的影子。

“你，怎么会到这里呢？是来旅游？还是……”

“噢,我只是随便走走的,没有目的地。我母亲走的时候留给我一些明信片,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我想按照那些地址都走一趟,也许,也许会有什么收获吧。”打火机的火苗渐渐变小,最后熄灭了。

“今晚……”宝络轻轻摇着扇子,不知该怎么说起。“要不就留下来吧,这院里还有两件空房,你可以凑合一宿,你说呢?”

邵阳微微一笑,点头。

6

邵阳走进西屋黑魑魑的偏房,点着打火机,还好,这里有两个摞在一起的床垫,他走过去,拿开苦在上面的旧报纸,试探地坐下去。这时,阿南抱着一摞东西走进来,因为没有灯,冷不丁地吓了他一跳。

“她让我来送点东西。”阿南把东西放在他身旁,转身要走。

“哦,谢谢你……谢谢你妈妈。”邵阳别扭地应了一声。

阿南走到门口,借着屋外的月光回头看了一眼陷在旧床垫里的邵阳,她又折回来,走到他跟前,示意他起身。阿南重新抱起那一摞东西递给站在一旁的邵阳,然后从中间摸索地抽出一个床单,抖开,铺在垫子上,又从最上面拿到枕头,放在床的一边,她抬头看看那扇漏风的窗子,又把枕头拖到床的另一头,最后邵阳自己把被子放到床垫上。

“只能这样了,我们家没有男人,所以,没什么好拿给你换的,你要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和我说。”

“行,行,麻烦你们了……”邵阳还想再说点什么,但阿南已经转身冷冷地走了。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莫名地觉得和这个姑娘对话很有压力。

“怎么这么久?”宝络坐在蚊帐里,两条腿叠着顺在一边,床头杏仁黄的台灯打在她洋紫的纱帐上,这一切让宝络看起来像是个囚禁在深海里的人鱼公主,周身缠绕着不自知的愁苦,阿南总能准确地捕捉到这个女人脆弱的飞

扬跋扈。

“嗯。”阿南并没抬眼看着宝络。她解开衬衣上边的三颗扣子,两手交叉,撩起下摆,钻出头,奶白色的小背心紧紧裹着她初现风韵的身体。宝络依旧是刚才的样子,手撑在床边面无表情地看着阿南。最后,阿南爬上床,绕过宝络的双腿,靠到里面去,掀开自己的小薄被,夹在胳膊下,背对着宝络,盯着眼前斑驳的墙壁。宝络余光看着阿南的一举一动,抬起一只手,揪揪指甲边长出来的肉刺。轻轻叹一口气,拉灭台灯,窸窸窣窣地仰面躺下了。

天蒙蒙亮,南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之后听到珠帘劈劈啪啪一阵响,宝络披散着长发,软软的睡裙下摆垂在膝盖上,上身披了一件小薄线衫。她在腰间夹着脸盆轻轻地关上门,走到水池边。她朝西屋望了一眼,便用手腕上的头绳把长发束起。

宝络挂着满脸的水珠踏进屋里,掀起蒙着那方小镜子的洋绸布,对着镜子轻拍脸颊。

太阳已经斜斜地爬上了东屋的屋脊。此时宝络已经打扮停当,准备要出门了。蓝色矢车菊有聚有散地铺洒在古白色底的纯棉细布旗袍上,这次,宝络领口的两个盘扣规规矩矩地套在祥条里。束发的蝴蝶卡也换成了若隐若现的黑色的小细卡,踏着一双真丝双绉浅口鞋走出了小院。

阿南翻了个身,微微睁开眼睛,那束阳光已经透过窗棂打在宝络睡过的地方,一些细碎的灰尘悠闲地飘着。阿南用手撑起上半身,一阵莫名的眩晕,她蜷缩起双腿,感觉下身从未有过的沉重,拖着双腿下了床,刚站定,就感觉有什么正从自己的身体离开,不可遏制也来不及挽留。阿南猛地回头,看到藕荷色床单上赫赫地印着一片猩红。那一瞬间,阿南脑中闪过小木盒里宝络洋紫色的落樱珠子,闪过她胳膊上的梅花胎记,闪过细雨中飘摇的桃粉色提花布旗袍,闪过她裸露的双肩和凛冽的蝴蝶骨……

阿南越发地沉默,只是,很多年前在这份沉默里生长的骄傲从此开始释放力量。她撤下床单放在盆里,用腰卡着盆走到水池边,她

朝西屋望了一眼，便用手腕上的头绳把长发束起。仿佛再看上去的时候，她不再是瘦瘦的一条，而能看到她明显的骨骼，看到她，女人一样的身体。阿南把手浸在冰凉的水里，看荷花图样在其中荡漾，她伸展那块血渍，看它一点点化开变淡。

“吱呀”一声，邵阳撑着腰走出门，仰头活动脖子，看到阿南便微笑着说了声：“早。”阿南只是点了点头，胡乱抓过床单，盖住那片血渍。

邵阳走下石阶，看了一眼南屋，故作随意地问：“就你一个人吗？”

“嗯。”阿南心不在焉地揉搓着手上的床单，余光瞥见邵阳频频看向南屋的样子。

阿南索性端起盆，回到屋里，半掩上门。她如释重负地坐在床边，但马上又站起来，拖出案桌下的藤椅，小心翼翼地坐下。不一会，困意袭来，竟歪歪地睡着了。她做了一个梦，一个只有大片泛滥色彩的梦，暖色和冷色交织在一起铺天盖地地袭来，裹挟着阿南向一个未知的方向甩去。突然，阿南从梦中惊醒。她懒懒地睁开眼，看到墙上的日历册，今天是四月初九。

每年的四月初九，宝络都会去青穗的一座古刹，她师傅的骨灰存在那里。阿南伸了一个懒腰，起身从立柜里取出那本翻旧了的《金刚经》和一叠裁好的宣纸，桌上的九龙盘纸镇落了细细一层灰。阿南展纸研磨，挑了一支小叶筋，蘸墨，翻到《无得无说分第七》，一心一意地抄写。“须菩提，於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阿南听到窗外有响声，便推开窗户看，只见邵阳胳膊上套一圈铁丝，手里拿着各种工具，正对着那截废弃的木梯敲敲打打。邵阳看到阿南不解的表情，搔搔头皮，不好意思地说：“吵着你了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想修修看，要是能修结实了，就能上去了。”

“嗯……”阿南看着面前这个一脸灿烂的大

男孩不觉心里痒痒的，那是一种珍贵的又形容不来的美好感觉，只存在眨眼间。她关上窗户，坐下来，握起笔，却怎么也找不到刚刚抄写到哪里了。索性，她搁下笔，推门而出。绕到后窗，站在邵阳面前，仰起脸说：“我来帮你吧！”

邵阳扭着身子，听到阿南这么说，先是一惊，马上就露出兴奋的表情，笑着深深点了点头。

东屋老头听到动静，从玻璃窗往外看，见到阿南和邵阳在南屋后窗忙前忙后，敲敲打打。他走出门，看了他们忙了一会便走出小院。那个瞎子已经摆好东西坐在树下了。

“昨天下雨，你没来，倒是来了个小伙子。”

“要是有缘，我会看见的，会碰见的……”

“来了两个女人，又来了一个男人，这院子冷清了二十多年了，也该是时候热闹热闹了。”

“热闹吧，热闹吧，热闹一回冷清一辈儿人啊。”

院子里，邵阳和阿南很少话，她总是能很准确猜到他的心思，递给他一个自己叫不上来名字的工具，伸手协助他敲进一颗铆钉，亦或是侧身给他腾出一个舒服的空间。所有这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默契而客气着。

正午时分，太阳辣辣地照在他们的皮肤上，他们裁剪了绕在木梯上的紫藤萝，又加固了木板，敲打进不少钉子，把它重新固定了一番。阿南和邵阳站在木梯旁，彼此对望一眼。此时阿南的样子才真正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会因为凭借自己的力量完成一件事而感到骄傲，也会因为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度过共同的时光而在心里偷偷幸福。邵阳有些迫不及待地扔下工具，绕到南屋门前，走进去，挪开宝络放琴的台案，打开窗，阿南充满期待地看着他，邵阳用力一撑，登上窗台，蜷着身子小心地钻出窗口，伸直一条腿踏在木梯上，沿着台阶登上了东屋的房顶。

“你上去了吗？”阿南眯着眼望向屋顶。

“我就知道肯定有意思，阿南，你快上来，上来自己看看。”阿南正急着跑回屋里，转过弯正撞上刚进院的宝络。阿南瞬间僵在原地，突然就感觉小腹一阵坠痛。

“你跑什么，干嘛呀这是？”宝络没好气地质问着。

“阿南，快上来啊。”从东屋顶传来邵阳急切的喊声。

宝络瞪着好奇的眼睛，狠狠地盯着阿南，绕过她，朝屋顶看了一眼，生气地甩开珠帘走进屋。阿南依旧站在原地，感觉无比难堪，这让她觉得自己仿佛做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丑事，一种绝望而怪异的羞耻感满满地堵在心口。她恨宝络，如果说之前宝络对她冷漠而无端的态度给她的感觉是无可奈何，时间长了，甚至习以为常，那么，这次，她心里有了恨，第一次觉得这个女人的存在深深伤害了自己。

宝络站在窗前，看见放古琴的台案被歪歪地推向一边，心里正一点点积压着火气，这时，邵阳露出半个身子，正往窗口探，看到宝络一言不发地立在那，似乎快要哭的样子，他马上走下木梯。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你们凭什么啊？”宝络生气地说。

“对不……”邵阳不知所措地支吾着。

没等他说完，宝络扑到桌前，掀起桌上摊着的笔墨和《金刚经》掷到阿南身上，那支小叶筋飞到阿南脸上，重重砸在她的眉骨上，在脸上划下一道黑墨。

“你干什么，这都是我干的，主意是我出的，你要问清楚吧，这是干什么。”邵阳摊开双手，着急地解释着，伸手想擦掉阿南脸上的墨渍。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我认识你才几天啊，别那么自以为是，我教育孩子呢，有你什么事儿？不要以为留你一宿就亲如一家了，休息够了，赶紧走人。”

邵阳听宝络说完这些话，脸上一阵白一阵红。

“是，对不起，打扰了，我这就走。”说完，转身夺门而出，珠帘噼啪一阵乱响。

阿南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宝络那张精致的脸：“你一定要这样么？这下你高兴了？莫名其妙。”

邵阳拎起背包，有些委屈地看了一眼那截

木梯，便急急地走出院门。阿南追出来，想开口叫住他，却始终没开口。

门口坐着的东屋老头静静地看着邵阳走远，像一头受气的小鹿，不知是气愤还是委屈。瞎子第一次摘下墨镜朝邵阳离开的方向似看非看，脸上是深深的忧伤。

“怎么，想重见光明了？”老头开玩笑地说。

“我说过，想看见的时候就一定看得见。”

“哎，比我们想的要快啊。”老头拍拍落在肩头的皮屑。

“有些事是注定的，无关乎早晚。”

空空的院子里，宝络瘫坐在床边，两眼空洞没有焦点，一阵耳鸣，她感到天旋地转。

7

阿南两手插在兜里，隔着口袋捧着坠疼的小腹沿着六尺巷的街道一条一条走，走累了或是疼痛难忍时就蹲下来，双手抱着自己的肩膀。这半天，邵阳那腼腆的、兴奋的、可爱的、委屈的、难过的……表情像是串成了一首跌宕起伏的小诗，配上初夏蝶飞蝇转的调子，一遍一遍在阿南心底吟唱。同时折磨她的还有那个在宝络面前不敢抬头、第一次不理直气壮的自己的样子，她恨宝络，为邵阳恨，也为自己恨。

阿南路过一间简陋的公共澡堂，门口石阶上几个女人正你推我搡地开着她听不懂的玩笑，她们湿嗒嗒的头发上不停地有水珠滴落，塑料筐里胡乱卷着换下的衣服。这时，她看到门口小黑板上歪歪斜斜写着“内售桃花粉，三元一包，五元两包”。阿南想起上回和宝络来洗澡，旁边有人在敷桃花粉的面膜，宝络捂着鼻子嫌弃地绕开了，她对这个过敏。阿南蹲在对面，习惯性地咬着下嘴唇，脑中闪过宝络精致小巧的五官和白皙的皮肤。不一会儿，她起身走过去，放下五块钱，拿走两小包桃花粉揣进裤子口袋。

十七号院的傍晚依旧是那个不温不火的淡定样子，东屋老头迈进门槛，瞎子收摊回家。今晚没有琴音，宝络歪在床上。盆里还泡着带血的床单，琴案依旧斜摆着没有复位，西屋门外一

堆旧报纸散乱着。阿南挂着夕阳的沫子闪进院子，直奔厨房，手里捏着两包桃花粉寻找一个藏它们的地方。罐子底、筷子筒里，和调料包混在一起，阿南觉得哪儿都不保险，最后只能重新揣回兜里，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突然看见东屋老头的窗下摆着一长串透明的小玻璃瓶，那是老头治心内膜炎的药瓶。阿南溜过去，伸手摸走两个，迅速跑到外面的公厕，将两包桃花粉分开倒进两个瓶里，塞好瓶口，装进兜里。阿南走路的时候，两个小瓶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在那死寂的小院里很是突兀，她便悄悄将小瓶摆在那些瓶子的最后，因为她分开装的，所以那些桃花粉都只盖住浅浅一层瓶底，这样看来和那些药瓶并没两样。

阿南踟蹰着走进昏暗的屋里，看宝络沉沉地睡着，两条腿还搭在窗下，一双布鞋上沾了些泥土。她又看了一眼衣架上宝络的那件居家的凤仙领旧旗袍，心惶惶地跳动着。看样子，宝络还得再睡一会，阿南坐在黑暗中幻想着宝络满脸红疹的丑样子。

那边，东屋的老头边给自己张罗晚饭边等社区医务站的小罗来送下个星期的药。

“大爷，我来送药了，刚下班就赶来了。”还没见着人影就听见小罗高喊。

“小罗来了，辛苦你了。”

“给，这是一个星期的，您点点数。”

“对对，够数。”

“那，大爷我走了啊。”

“好嘞，慢走啊。”

阿南侧身，透过珠帘看见老头拿着药盒走进屋里。她又看了一眼宝络，心想是时候了。谁知，这时，老头又走出门，把盒子里的药瓶顺着摆在了窗下，摆完回屋去了，而阿南却浑然不知。

阿南蹑手蹑脚地挪到东屋窗下，摸黑取走最边上的两个药瓶，迅速回到南屋。接着，她摸黑拔出瓶塞，把两小瓶药粉撒在宝络那件凤仙领的旧旗袍上。起先，由于紧张，阿南只管往上倒，后来，她反应过来，就把药粉倒一部分在手心里，然后倒在衣领处。很快，阿南拿着空药瓶来到东屋窗下，将其放在另一边。

阿南走进厨房，准备熬粥。透过窗，她看到南屋的灯亮了，宝络已经醒了，现在应该在换衣服了吧。阿南心不在焉，紧张又兴奋，以至于粥溢出来都没察觉，直到手被烫了才赶紧关掉火，她盛了一碗端到屋里。宝络已经换好衣服，台案也已恢复原位，她正俯身拾起散落在地上的宣纸、毛笔和那本翻起来有脆脆响声的《金刚经》。起身的时候，她揉了揉鼻子，想打喷嚏却没打出来。

“放下吧。”宝络眼皮都没抬一下，继续着手上的事。

阿南瞥见衣架下的那一块地板上落着一些白色的粉末，便装作无意地走过去，用鞋把它们蹭到墙角。刚想转身出门，被宝络叫住。

“你等等。”说着，放下手上整好的宣纸，走到衣架旁。阿南紧张地握紧了拳头，瞬间心跳加速。只见宝络从挂在衣架上的小包里翻出几张零钱，把它们铺展再对折叠好递给阿南。

“你去买点东西。”说着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包开了封的卫生棉。

“照这个牌子的买。再买一包益母红糖。嗯，买副胶皮手套，回来把那床单洗了。”

阿南接过钱，有些局促地站在宝络对面听她说话。她讨厌这样的自己，像是在和谁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屋里就剩宝络一个人，她推开窗，仔细看了看这个完全露出来的木梯，想着自己今天的表现不禁有些后悔，无辜的邵阳无缘无故挨一顿训。可是马上，她脸上又浮现出苦苦的笑，早上在青穗碰到那个男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么久了，就在宝络快要失落中走出来的时候，又让她想起那么一个能给她讲《琴旨》，教她弹《广陵散》，和她一起解《幽兰》的男人。当宝络看到他拉着可欣和她妻子步下根匠寺的石阶时，她忍不住想要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自己放不下，就是放不下……可是她只能远远地看，把自己的“想要”伤得面目全非，直到荒无人烟。

宝络撩开珠帘，倚在门框上，感受迎面吹来暖暖的风，心里不禁释然，似乎是在庆幸，庆幸一切都止于初见时，还没有争吵和怨恨，那些最美的思念和独守让自己看起来坚强了好多。宝

络不觉脱口：“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她绕到后窗，突然好想上去看看，于是她挪过旁边的碎砖，擦起来，踩着从木梯的侧面翻上去，然后小心爬上去。

那一刻，宝络似乎忘了所有过往的苦痛和挣扎，简单而富有情趣的创新像是回到了北宋的汴京。屋脊上被刻意铲出一块见方、棋盘大小的平台，两侧以同样的方法留下两个小一些的凹面，应该是用来坐的。中间平台上一侧还挖了一圈大小不一的圆形凹槽，中间的最大，周围略小，一支断了柄的紫砂壶嵌在中间，四面小茶杯的杯口已经残破，其中空了一个凹槽。宝络俯着身子走到跟前，坐在靠南的这一侧，借着月光看着这些可爱的道具，那平台上暗暗地显出一些横横竖竖的线条，显然，这本是一个围棋的棋盘。她转过身子，抱着膝盖，抬头仰望，刚好看得到今天的上弦月。

宝络听到身后有响声，回头看，竟然是邵阳。

气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尴尬，邵阳停了几秒钟继续往这边走，宝络起身想让出这边的座位，邵阳却赶忙扶她坐好，自己小心地绕到北边的座位，坐下。长时间的沉默。也许他们在这段时间都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嗅觉可以如此灵敏，因为，他们似乎都闻到了初夏夜晚露华的清凉，闻到了银杏树上长新叶的芳香。

“今天……对不起，你知道，我不是冲你，我只是……”宝络含着胸，嗓子哑哑地说。

“我还记得那天下雨，你的琴声那么心不在焉，有时候都不成曲调，可是又能感觉到你心里很是一本正经地想回忆起什么。”邵阳岔开宝络的话，一脸温柔地说。

宝络有些惊喜地抬头望着邵阳的侧脸：“嗯，就是昨天的事，可是，现在听来，感觉好遥远呐。”

“……”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今天看见他了……”宝络打破了沉默，像是酝酿很久地说出这么一句话，又像是很随意地脱口而出。

“我之所以会来这里，是因为，因为，我妈

妈留下的一张明信片。上面的照片是一个小四合院，门牌是‘六尺巷 17 号’。照片下面有她写的一句话，‘回忆是一座桥，却是通向寂寞的牢。’另一面，是另一种字迹，写着，‘我祈望，在某个风光明媚的街角，我遇见你，然后遇见我自己。’”

“不早了，我要下去了。”宝络起身。

“好，我也下去。”

邵阳在前，侧着身子招呼后面的宝络，一节一节踩在木梯上，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下来后，两人相对而站，宝络左手抱着右胳膊肘，低头用鞋尖摩擦着地上的青苔，邵阳两手插兜，默默注视着她。

“那……我回去了。”宝络眨着亮晶晶的眼眸，对邵阳说。

“嗯，好。”邵阳客客气气地回应道。

宝络刚一转身，感觉一双臂膀从侧面紧紧环抱住她，有力但却不野蛮，若即若离却又无怨无悔。宝络似乎早料到会是这样，便倚在这样的臂膀里安静得不动弹。

外面正唱着越剧《西厢记》，远远地传来软绵的调子。

8

阿南拎着袋子回来了，东屋已经没了亮儿，这个院只有南屋还透出弱弱的光。走过西屋的时候，阿南似乎听到了什么，便放慢脚步，两只手抱起塑料袋，犹豫了一下便缓步登上台阶。那窸窸窣窣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还伴着急促的喘息声。阿南凑到窗前，从缝隙里向里看，她看到，黑暗中模糊的身体，不，是偶尔清晰可见的两条腿，或是一只纤细的胳膊，还是散在白皙脖颈上的一团黑发。这像是一个肢解尸体的犯罪现场，被卸下的四肢依旧生动而有温度，它们缠在一起蠕动着，挣扎着，想要重新组合在一起。阿南惊呆了，但她依旧保持镇定，踉跄地回到屋里，仿佛一刻也不能等待地爬上床，缩在角落，脑中不停地闪过刚才那一幕。

一夜半睡半醒，不知做些什么怪梦。

不知过了多久，宝络被冻醒了，伸手想抓些

什么盖在身上,胡乱一摸,摸到邵阳冰凉冰凉的胸膛,这种凉带着不正常的寒气,生硬而冷酷,宝络猛地坐起来,推推身边的邵阳,这一推却把这么大一个男人推得沉沉地摔到地上去了,吓了宝络一跳,她慌神了,顾不得穿好衣服就拼命地喊邵阳的名字,捶他、打他、拍他的脸,邵阳都没有反应,宝络不明白这是怎么了,刚刚还和自己缠绵的邵阳怎么突然就变成死人一样了。她冲出院子,大声呼救。阿南被叫声惊醒,忙跑出去,不一会儿,东屋的灯亮了,他们又喊来邻居帮忙。等救护车来,邵阳已经浑身青紫,四肢僵硬,此时的宝络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瘫软在石阶上惊恐地回想着这一切,说不出一句话。阿南半蹲在她身边,起初扶着她的肩膀,后来索性抱住了浑身发抖的宝络,在她耳边轻轻说“没事了,没事了。”

宝络迷迷糊糊中听到院子里一阵嘈杂,她撑起半个身子,往外看,院子里来了好多警察,还有一些带着袖标的女人,阿南和东屋老头也在其中。宝络揉揉太阳穴努力回想之前发生的事,突然想到邵阳便猛地冲出屋去。刚刚还热闹的院子一下子安静了,大家同时看向宝络。一个年轻的警察抬了抬大檐帽的帽檐向她走来。

“你好,是岳宝络女士吧。我是市公安刑警大队的。是这样,今天凌晨,一个叫周邵阳的男子因吸入过量青霉素钠粉末,经抢救无效死亡。他有青霉素的过敏史。据了解,事发时,他和你在一起,所以,请你协助我们调查,跟我们回队里做个笔录。”

宝络待在原地,似乎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什么青霉素中毒,她脑中一片混乱。宝络就这样被警察带走了,院子里的人也陆续散了。

阿南听到青霉素钠粉末中毒,心里一惊,同样感到惊讶的还有东屋的老头。阿南怯怯地走到东屋窗下,仔细查看每一个小药瓶,突然,当她看到第六个和第七个的时候,她一下瘫软在地上——原来,她装的桃花粉是在这两个瓶里,之前的那七个都是老头的药。

“天呐,是我,是我杀了邵阳,怎么会这

样。”阿南仔细回想当时的情景,她明明看到老头把药拿进屋里了,如果当时天再亮一点,自己再检查一遍,如果……阿南痛苦地哭出声来,顺着墙壁一点点瘫在地上。

审讯室里,宝络面容枯槁,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那双纤细的手被冰冷的手铐锁在一起,手腕上硌出一圈红印。

“我们刚刚提取了你身上的毛发,对你随身的物件做了检测,检测结果是,你身上带有大量的青霉素钠粉末。你想和我们说些什么吗?”

宝络惊恐地抬起头,张着嘴却说不出话。这时进来一个警察在审问人耳边说了什么。随后,审问宝络的警察说:“你女儿要见你,我们安排你们见面,希望你为了孩子好好考虑考虑,坦白从宽,不要等我们替你说。”说完起身离开,一会儿,阿南肿着一双核桃似的眼睛出现在对面。

“我,我没想到,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阿南泣不成声地说着。

宝络从她语无伦次的话语中似乎明白了什么,她逼自己冷静下来,回想当时自己在睡觉,但并没有睡死,感觉到阿南进进出出好几趟,而且有些紧张的样子。

“我没想到他会再出来,他会把药放在外面……我只想让你,让你过敏……”阿南不顾一切地只管哭着说,此时,宝络已经明白了,腾地站起来,大声冲阿南喊着“滚,你走,闭上你的嘴。”阿南一脸惊恐地看着她。旁边的警卫上来狠狠压住宝络,把她摁在椅子上。并示意让人带走阿南。

再次走在六尺巷,仿佛一切都变得很重,阿南感到呼吸困难,甚至承受不起一个无关紧要的眼神,听不得一句稍高分贝的呼喊,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十七号院门口,银杏依旧,只是树下的旧人已不见踪影。院子里还是会有鸟鸣,阳光还是会经过南窗投到宝络睡过的地方,只是,谁还有勇气提起六弦琴的曾经过往,谁还有勇气爬上那截短短的木梯。

太平间,停尸房,冷气雾雾地升腾着,吞噬着生者的阳气。瞎子已然摘掉了墨镜,拿着邵阳的遗物站在他的尸体旁。

“孩子，我答应你妈妈永远不见你，也答应自己永远不离开，因为我知道，只是时候未到，总有一天，你妈妈会相信那句话，会让你遇见我的。”

他手中拿着那张明信片，轻轻念着：“我祈望，在某个风光明媚的街角，我遇见你，然后遇见我自己。”

“可是，可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见面。”男人伏在尸体上痛苦起来。

“我会让她付出代价的。”

开庭前一天，宝络要求和阿南见面。阿南看着隔音镜那边几乎不成人形的宝络。那个一年四季穿着不同布料不同款式旗袍的傲慢女子，如今留着一头杂乱的，被剪得参差不齐的碎发，整个身子像是被装进一个画着条纹的麻袋里。一双眼睛深陷，眼袋处一片青色。阿南不觉揪心地流泪。

宝络拿起传话器，阿南也拿起来。

“丫头，听着，这一切都是我蓄意已久的，和你，和东屋的，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我不要，不是这样的”阿南没有办法，她不知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你闭嘴，擦干眼泪，听我说。”宝络压低声音但语气依然坚定。

“你必须在明早之前离开这儿，除了我的琴，你任何东西不用带，你去青穗的根匠寺，找苦珙居士，她知道怎么做。放首饰的那个木盒子里，你掀开垫子，里面有存折，密码你知道。”

“不要，我不去。”阿南近乎耍赖般央求着。这也是长这么大以来，她第一次发觉原来自己如此依赖宝络。

“丫头，我……”

“妈生了你，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宝络第一次在阿南面前以妈妈自称。

两个曾经那么光鲜，那么各色的女人如今隔着玻璃窗泣不成声。

第二天，那个装瞎的男人以污点证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他的出现给了宝络致命的一击，由于宝络不肯说明杀人动机，也交代不清

整个过程，只是一口咬定人是自己杀的，别的一概不提。正因如此，那个瞎男人有足够的空间和充分的条件指控宝络。

阿南说，多年以后，我重新看我的十三岁。那么迷茫以至蜕变得如此焦灼。

我们生活得太自在，我们完全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下成长。我只是想，成长着的女孩儿就像一支玻璃器皿，玲珑剔透，折射着优雅迷人的光线，甚至有点冷眼和拒人千里之外，其实她脆弱、敏感，经受着外界各种各样的侵扰和伤害。十三岁的春天，依旧刮着熟悉的风，那风夹杂着刚刚死去的冬天的腐腥气味，将大片大片泛滥的红色吹进眼底。这个春天，我被自己的身体吓坏了，以至于这么久，我为自己的这个年龄感到羞耻。突然就发现血了，找不到伤口，而这比找到伤口更可怕。掩饰着，如同做了贼一样莫名的委屈让我欲哭无泪，像只不受欢迎的野猫，匍匐在我十三岁心屋的瓦脊上彻夜聒噪，让我不得安宁，我分明听见聒噪声里我残存的那点十岁之前的纯净和无忧，一丁点一丁点地风干了，我的身体里除了俗不可耐的五脏六腑就是流淌不止的黯黑死血了。

就这样，初潮，我杀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宝络说，如果我还活着，我会用立柜里放了很久的古香缎给自己做一件竹叶领的无袖旗袍。

我之所以是我，因为，我找不到一段流年能守住这面目全非的命数。十七岁生子，那个男人连我都没看清眉眼，我要怎么满怀爱心地养大那孩子。所以，我只能期盼来生，再做一次典当，还清欠谁的那一笔账。

我厌恶那个孩子，之所以厌恶，是因为不能厌恶，但当它滑出我身体的时候，我就给它做出了生死承诺，于是，所有高尚都化作卑微的掩饰和谎言，这是宿命的悲还是轮回的痛。

既然过程和结局都有了，再去纠缠，连自己都觉得贪婪。不管所有罪恶辗转在谁的年华谁的天涯，都让明天更加流丽的日子一点点把它们覆盖，直到僵蛹破茧，直到酒酿放香。